

READER'S
DIGES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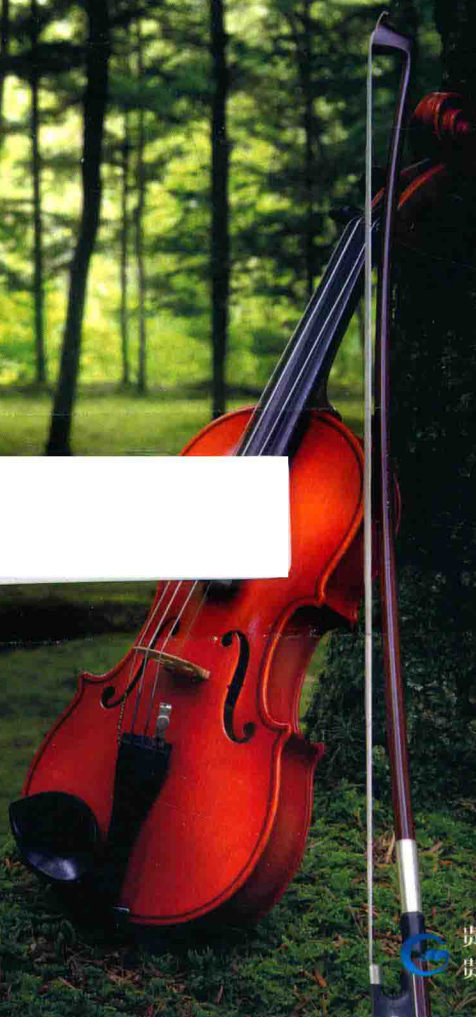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文摘

精华文丛

你要配得上
自己所受的苦

（哲理卷）

温暖在手、打动人心的故事
妙笔生花、智慧纯美的文字
震撼亿万读者心灵的励志美文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Reader's Digest

你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

读者文摘

精华文丛

哲理卷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 / 读者文摘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221-12591-0

I. ①你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6707 号

读者文摘精华文丛·哲理卷

你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

读者文摘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陈 实

责任编辑 陈继光 唐 博

流程编辑 潘 媛

特邀编辑 Echo

装帧设计 符号传媒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550081

营销电话 0851-6828640(传真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2.75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2591-0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1 既得繁花，亦生野稗

为自己打工 / 002

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/ 007

海上漂泊 7 天 6 夜 / 011

从不说他做不到 / 013

我要独自去闯荡 / 015

我的青春没有输掉 / 019

虽败而不悔 / 022

嫩肩扛起生活的艰辛 / 025

成功需要勇敢 / 028

吃必要的苦，耐必要的劳 / 031

02 真正的才智是刚毅的志向

不肯折弯的信心 / 034

决不放弃 / 036

百炼成钢 / 038

冲破心障 / 040

玛丽,快跑! / 061

再试一次,好吗? / 063

快乐生活的哲学 / 066

一炮而红的大牌演员 / 068

我必须做英雄 / 070

洗衣女工 / 072

潜力靠自己挖掘 / 075

戒备森严的工作 / 077

03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

我们是蠢材 / 080

失去右手的启示 / 084

无臂的握手 / 086

生活好比是冷水 / 092

失败的借口 / 094

找一条直线 / 096

我的优势是我的努力 / 098

生命是无价之宝 / 099

微笑如花 / 101

缄默不是金 / 103

04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

紫罗兰的微笑 / 108

生命的清单 / 111

日求寸进成锦绣 / 113

华人为何被人瞧不起 / 115

完美的形象 / 117

两种贫穷 / 119

钻石与珍珠 / 121

积极面对生活 / 123

做事情和做事 / 125

让工作充满阳光 / 127

如果错了,就马上承认 / 131

咖啡 / 134

此岸彼岸 / 136

轻松点 / 138

05 如果你想得到,你就会得到

心中的目标 / 144

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 / 146

走进头顶那片天 / 149

把生命让给别人 / 152

地位高尚的人 / 154

无聊的西瓜 / 156

没有比这更好的 / 158

安顿女人身心的地方 / 160

女人的底限 / 162

心态 / 164

06 过去不能改变,未来可以

那瓶可乐 / 168

黎明前的黑暗 / 171

夏天的震撼 / 173

追悔不已的小事 / 175

小站一瞥 / 177

送给自己的礼物 / 179

一对纸天使 / 182

做 35 美元的事 / 186

海棠依旧 / 189

生活的强者 / 192

01 既得繁花，亦生野稗



为自己打工

人,无论怎么过你的一生,都要先学会吃苦,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。

技校毕业后,我只身来到这座不知被多少文人墨客炒作过的南方城市,原以为这里遍地黄金,谁知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迎面而来的却是一张张写满拒绝的脸。

拖着疲惫的身子,转了一家又一家,眼看信心就要丧失殆尽之时,才有一家装潢公司留下了我。“公司”加上我才五个做事的,承接商品房的防盗门、防盗网制作和安装业务。老板也不是本地人,精明的小个子,不苟言笑。听说他只有初小文化,能折腾到这种地步,我还真有点佩服。一开始,他就对我声明:公司资金周转不灵,账又常常不能及时收回,因此对工人每月暂时只发40%的工资,等资金活了再补发欠下的工资。吃住由他包了。我想工作这么难找,也就不计较条件了。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工友住在老板租的一间旧民房里。这四个人有四川、安徽、贵州来的,只有小东是从江西来的,见了我这个老乡格外亲切。

吃饭的时候，老板娘在她和老板住的另一间旧民房里弄好饭菜，我们再端回房里来吃。老板娘和老板的性格、体型刚好相反，她牛高马大的，总爱穿一身花布短袖衫和大短裤，一屁股坐到我们房里的破木凳上和我们说话，有时还把一双肥脚架到别的凳子上。她讲话总是大嗓门，不时加上“哈哈”的笑声，很爽快的样子。

我在那里吃第一顿饭时，老板娘特意热情地在一边陪我们聊天。她正说得高兴时，冷不防小东笑咪咪地指着木板桌上的三碗菜说：“老板娘，小兄弟初来乍到的，你怎么不来点荤菜欢迎他，还是这老三样啊？”老板娘反应很快，猛刹住正要出口的话，脸上露出一片诚恳的笑：“大家请原谅，就和我们两口子同甘共苦吧！都是出门人，不容易呀！”然后她又解嘲似的说：“人家城里人都时兴吃青菜，说多吃蔬菜营养丰富、身体健康呢！”

我挺认真地听着她的话。等她走了，小东对我说：“你别信她的，说得可怜，他们会吃我们这样‘廉政’的饭菜？我和四川哥面前的一碟子辣酱还是我们自己买来下饭的。”我看看小东的辣酱，没它，我这饭还真吃不香呢！

开始工作了，从防盗门、防盗网的制作到安装，我们五个人自始至终都要做。丈量、下料、电焊、油漆，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又笨重又弥漫着铁锈气味的钢筋、铁管、不锈钢管之类的东西。电焊时不方便一只手，便只能不用面罩，害得眼睛刺痛不说，脸上还不时由发红到脱皮。油漆时也常弄得头发五颜六色。这些都不算累，最苦的是用板车拉着几百上千斤焊好的防盗网或防盗门，大汗淋漓地拖到十几里外，而要安装的地方常在五六楼以上，我们一般两人或三人一组去一家做，总要先上楼把绳子放下来，然后两个人再跑下楼把一张网绑在绳子上，接着又爬高楼，硬把一张两三百斤的网吊上去，然后又重复以前的程序跑上楼。如此往返几次，早晨吃的饭早已消化完了。但是把网吊上去以后还要安装呢。先要蹲在阳台上打膨胀螺丝，然后一人在里面挟住网，一人蹲在阳台上把网焊到膨胀螺丝上。

应该说五六层楼不算高，可是在这上面操作却没有一点安全措施，有时不经意地往下一看，心里禁不住打颤，真怕自己两只脚忽然一不得劲儿，就站不住蹲不稳了……恍恍惚惚觉得有白云从腰上飘过。

战战兢兢地怜惜着自己的青春韶华，有时在这阳台上便会想：城里人要给自己装上这鸟笼一样的东西干什么？何况还住得这么高。可他们不装我就可能没有饭吃了，还是盼望他们装得多多益善吧。

一次，我在一家阳台上打膨胀螺丝，跟我一起做的是小东，他给我递螺丝。做了一阵，他说要去方便，我就把螺丝含在了嘴里。哪知一不小心，螺丝竟顺着喉咙一下子滑进了肚里。小东教我吃韭菜，吃了四五天，螺丝还是没有拉出来。第五天小东见我痛苦得直抽冷气，丢下焊枪，叫我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去医院看。跟老板说时，老板说道：“去吧。”没有第二句话。小东似乎想说什么，看看直冒冷汗的我，犹豫了一下，急忙招了出租车送我去医院。

到医院做了胃镜，总算把那要命的螺丝弄出来了。手术费四五百元钱都是小东垫付的。我来不久，没有多少钱，只能拿出两百多还小东。小东一摆手说：“不要你还，这是工伤事故，应该叫老板付医疗费。”于是他和我一起去找老板。

老板一听，立刻绷紧了脸：“这是你自己不小心嘛，凭什么由我付医药费？如果大家都随随便便地违章操作出一点事故，我还受得了啊？我可经不起折腾！”几番交涉，老板就是死活不认账。小东气愤不已。我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，只怪我自己不小心。”我本来一直有个想法，想请老板买滑轮，好让我们吊网时轻松一点，还有就是保险带，让我们在阳台上做事也放心些。没有安全措施难道不算违章操作吗？于是趁这当口，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。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阵，突然放下脸来：“我请你干什么，吃饭的？既然要吃饭，就别怕摔死，就你名堂多！”

忍着气走开，我脑中思绪纷纭。老板的面目我是看清了，是走还是留？如果走，就正中老板的下怀，因为他欠着我半年的60%工资呢。留下来，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卖命是件多令人身心痛苦的事啊！纷纷乱乱中，忽然闪现出一段记忆，9岁时，忙着整理菜担去卖菜的爷爷给我一只小水桶，叫我帮他给已经没有任何一滴水的水缸挑一担水。贪玩的我嘴一撇：“我不挑。”爷爷笑着俯下身：“怎么挑点水都不愿意呢？孩子啊，粪也挑得，尿也挑得，你这一世才不会受苦。”……“粪也挑得，尿也挑得”——爷爷就是抱着这种信念过完他足以自慰的一生的。爷爷是宣统年间出生的，他的祖父是三品武官，但到他出生时，他好赌的父亲已把家业败尽，甚至卖了他的五个弟弟，只剩他一个在跟前。爷爷硬是靠一根扁担做脚夫起

家，在县城开了五间店铺，再把一个个弟弟赎回来。不幸后来日寇侵略，几个炸弹把他的店全炸平了。他携家带口四处逃难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回家乡又从老本行干起，拾起扁担去“挑脚”，辛辛苦苦积了钱，盖了一座大房子，自己也老了。老了他也不肯闲着，不要儿子们供养，和奶奶两个人种菜去卖，还不时拿点零钱给我们这些孙子孙女买东西吃。一生勤劳的他儿孙满堂，活到了99岁才去世。想着爷爷的这一生，念着他说的话，我终于决定继续留下来吃苦。

光阴荏苒，一年的埋头苦干之中，我已经从一个细皮嫩肉的学生哥变成了一个满手老茧、面目黝黑的劳动者。当然，打工生活给我的远远不止这些。

这一天，我们五个人全都出去给一家刚建成的大酒店搞装修。十点多时，发现一种螺丝不够用，材料放在我们房间隔壁，我便回去取。刚进那栋民房，就听到炒菜声从老板的住处传来，还有浓浓的酒香。我奇怪，老板大上午请客呀？我好奇地走过去，听见老板少见的爽朗大笑：“哈哈！哎呀，胡老板，我一直当你跟兄弟一样的。要不是我要转行投资大酒店——也就是我派他们去搞装修的那家，我才不会转手卖这些机器呢。这些机器又没用多久，没多少损耗，我卖你这个价是公道的，你再考虑考虑？我已经不接业务了，过两天酒店装修好我就要过去，后天你来运机器，我也搬家。当然，哪天我请他们五个去看电影。这些笨蛋一定挺高兴的。”这时响起另一个“嘿嘿”附和的笑声。我越琢磨越不对劲，他卖机器、搬家时却让我们看电影，搞什么阴谋？他有钱投资大酒店，却还总在我们面前念穷经，只发那么一点工资，这次一定是想偷偷溜了赖账！

我急忙跑去告诉他们四个人，大家一听都火冒三丈，马上回来找老板算账。老板见事情败露，耍起无赖：“要钱我已经没有了，全投出去了。不是欠你们三万多吗？我就把这些旧机器抵给你们了，要不要？”大家几乎要拥上前去把他打死，他慌忙叫道：“别乱来，我公安局可是有熟人的！”我最先冷静下来，劝住大家，然后和他谈判，他坚持说现在没钱。我思索了一天，又和四位兄弟商量了一阵，决定冒风险接下他的摊子，自己当老板。第二天，我和他谈好了条件，除了机器，还有一些剩下的材料都归我，他帮我换执照。由于我没有流动资金，房租先由他向房东担保欠半年。而他欠小东他们四人的工资则由我偿还。

我开始艰苦创业。以前常被老板派去买材料，跟卖材料的人已很熟，我便和

他们商量，一个月结一次账。我也跟客户商量，请他们预付 50% 的定金。可我毕竟是一个外地来的无名小卒，别人常常不相信我。我于是狠下心，只要有人给我提供一桩业务或提供一次担保，我都给他 10% 的酬金。我自己也天天出去跑业务，买了材料常常由我亲自去用板车拉回来。我们齐心协力，工程质量更是精益求精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一年后，我不但把前任老板拖欠的工资补给了四位兄弟，自己还赚了将近一万元。

我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扩大经营规模当中。我又请了六位擅长各类室内外装修的师傅，并聘请了一位懂电脑的大学生给客户做装潢设计，这样我承接的业务面也就更广了，生意蒸蒸日上。

当这座城市的打工族们传说并羡慕我时，只有我自己明白其中难以人言的艰辛。人，无论怎么过，都是一生，但要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，就必须先学会吃苦。用爷爷的话说，就是“粪也挑得，尿也挑得，你这一世才不会受苦。”在这异乡，看着城市的繁荣，想着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和磨炼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。我明白，虽然自己只是一个打工仔，可我是在为一个不甘平凡的人生打工。



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

每个人心里都珍藏着一段艰难、温暖而难忘的经历，它会勉励我们时刻都不要轻言放弃。

先是母亲去世，后是高考落榜，我在继父的一声长叹中脱下缟素，背上书本与行囊，决意远行了。

经配货站的熟人介绍，我和一卡车白鹅一起“配”到了C市，匆匆跑到一个远房的舅爷家说明来意，精明的舅爷竟不舍一碗粗饭便把我送到一处建筑工地。

工头送走舅爷，转身对我说：“今晚加班，你上四楼接料。”仰望楼顶，残阳正如舅爷拔出屠刀就喷涌而出的猪血。在工棚铺好行李，一个看上去比我小两岁的男孩走进工棚。他袒露着结实的胸肌，左手端碗茄子汤，右手用筷子穿了四个馒头，边吃边告诉我开饭了，并且先不用付钱，发工资再扣除。他看我偻偻的样子，索性放下碗筷就跑了出去，不久就端来了馒头和汤。他说：“吃吧，吃饱了跟我一起上四楼。”爬上脚手架的时候，才听见有人叫他刚子。站在高高的脚手架

上,我才真正感到了背离故土的滋味。面对独轮车上那200块砖,我的腿有些发抖了。刚刚起步的独轮车则像醉汉一样栽倒,一车砖轰然落到楼下。我听见工头在楼下吼:“干嘛呢?不能干给我滚下来!”刚子跑过来清理了吊盘,然后对楼下喊:“没事了,是砖头垫翻了车。”接着刚子承担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。刚子汗流满面,我却手足无措。别人说:刚子你真有劲!刚子憨憨一笑,对我说:“开始都这样,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

转眼两个月过去了,工头隔月发工资的承诺没有兑现,只是每个人暂借给100元。我用这钱给刚子买了双胶鞋。到书店给自己买了套新出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刚子说:“大哥,你是真的喜好这个还是装呢。”我说:“刚子,你知道有烟鬼、酒鬼吧,我就是书鬼。”刚子摇摇头,有些懵懂。回到工地,工人都上工了,工头用那双蛇眼逼视着我和刚子。我对工头说:“都怪我,为了买这套书才迟到了。”工头的蛇眼渐渐舒展成三角眼。工头说:“这书我先看看,你俩到后台上料吧!晚上收工时你到我这儿来拿书。”我和刚子都没想到工头今天会如此开恩,迟到了居然还谋了份好差使。刚子说:“大哥,你这书还真管用啊。”我说:“也许是吧。”

没想到的是,晚上收工我去找工头要书,工头却说:“刚才甲方经理来检查工地,看见了这套书,他说在书店等了两天都没买到,我就把这套书送给他了。我想像咱们这样的人看这玩意有啥出息呀?想法子多挣点钱才是正事儿。以后我多给你记几个工就全有了。”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就回工棚了。我知道索回那套书的代价是卷起铺盖立刻走人。我躲在无人的角落里痛快地哭了一场,我不求生活里有酒有肉,只求有书伴我,可这点滴的爱好也不得不在世俗面前低头吗!夜色里,远远近近、起起伏伏的蛙鸣似在与我同泣……不一会儿,传来刚子唤我的声音,我擦干泪水走出角落。刚子问:“大哥你没事吧?”我说:“没事。明天照样爬脚手架。”

大楼主体砌铸已经交工,眼看秋收在即,工人都急切想拿到工资回家收拾庄稼。而此时的工头则横竖找工人的不是,说自己的理儿。几经中间人磋商,工人们才拿到了大打折扣的工资。尽管工头先前说多给我记几个工,可到头来还是难逃厄运,丢了书本又折钱。后来听说,就连给我介绍工作的舅爷也从中剥了点皮儿。